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二至三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趙籥南

明文衡卷三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記

樗舍記

謝肅

上虞管起遠氏之避地於北山也山有大樗因作舍以蔭於其下而名之曰樗蓋自比焉且屬余記之時予有四方之遊不果為及歸則樗舍者已徙構城中餘十年

矣而其名不易則又謂予曰曩屬子記吾樗舍不意文之久不出也何故余復之曰起遠固美才而有用者也樗固散才而無用者也以無用之散材比有用之美才余何言以記哉乃愕然曰子以吾為有用之才則誠不知我矣獨不見夫元之季世乎朝綱解紐中原板蕩羣雄並爭以為敵國故中外急於用才而無所擇凡其才之可以宰一邑者或守一郡才之可以守一郡者或鎮藩維或以將帥之才而屈伏行伍或以經綸之才而汩

没簿書或位都卿相爵列王侯而非匡濟之才雖才有小大用不適宜固未為不見用也及皇明聿興天戈一麾四海讋慄向之所謂才者莫不低頭束手以就戮辱焉唯吾幸免豈不以其才之無用也邪天下已定上乃更張治化深懲前代之失合羣才而聚於京師親為簡拔以用之有朝食虀鹽而莫調鼎鼐者矣有莫居逆旅而朝上巖廊者矣茲非有用之才乎然左承薦擢而右賜徒流右懷章綬而左伏鈇鉞者亦云夥矣是豈宸衷

之不愛才也哉亦其才不勝任而冒焉者之故也以吾才無用而獲免又何其幸歟此吾所以甘比於樗焉夫樗無用之散材故匠石不加斧斤得以全乎其天而莊生嘗述其言以為求無所可用而為余大用者也子但以是而記之何謂無言乎余又復之曰嘻有是哉夫求無所可用者莊生所以忘天下也為余大用者莊生所以自私也自私而忘天下豈聖賢之所安乎然吾知起遠讀聖賢書而志將有為者也道出處言必稱伊吕道

問學言必稱孔孟伊吕孔孟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故伊尹之未見用也耕于有莘固耕者耳而能樂夫堯舜之道及既見用也則相其君而覺斯民惟吕望亦然方其未見用也釣於渭濵固漁者耳而能謹夫丹書之戒及既見用也則尊主而庇民是伊吕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孔子謂如有用我吾為東周而行夏時乗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欲見諸行事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孟子謂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雖不得位然其談王道道

性善論養氣所以立言垂訓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且夫天者降聖賢以其才非但使其自足於已而已必將欲其大有為於天下以濟乎斯人也而莊生之才既不足以濟斯人又不肯下於聖賢乃託櫽焉以肆其荒唐之説欲高出於天地萬物之表其亦不知視乎聖賢也而益卑矣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蓋以喻夫君子所守處亂世而後可見然非周於德者不能焉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斧斤伐之以為未嘗有材

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蓋以喻夫人之良心乃固有耳若然則吾聞孔子嘗取松柏以喻君子之周於德者矣未聞有取於樗也吾聞孟子嘗取美木以喻人之良心者矣未聞有取於散材也今起遠亦養其良心而周於德則用世之才全於我矣又何必自比於無用之樗樗乎其莊生之徒歟起遠有志於聖賢者第以未之見用若無用然乃強名其舍曰樗耳夫豈其情也哉於是皤然喜曰是足以記吾樗舍矣敢不自勉遂爲書之

尊聞齋記　　　　劉夏

詩三百昔余攻之以遊場屋彼時尊尚時王之制日夕孜孜訓傳是故紀録傳言者見取於有司遺傳者則見黜考官全籍是以決取舍其間雖有才優而文富學博而識高所見稍出訓傳外天下人必指目之曰是失經旨者也為專門名家大僇矣以此籠絡禁制天下高材明知之士槩不出乎彼之格律一旦試中京師列於有官君子翻然棄其舊步如脫儆屣則學賦詩為文以藻

飾厥躬後進之士倘又來扣求前日射中之術必曰余忘之久矣余忘之久矣嗚呼聖人刪詩宋大儒先生傳詩豈謂科舉之敝其叛去至於如此之速也雖然此豈人之情也哉由學經之士拘於王者創法父師課試勤苦踴踏以執業雖嘗號讀聖人之經其實無得於心心之所樂不在是也窮經之士或者樂乎其心飫焉而忘饑樂焉而忘憂可以與之共涉患難而不悔可以與之共處貧賤而不慍抱與俱處終身不厭安有叛去之理

哉余始至金陵郭士中為余設榻於其家尊聞齋要余共讀詩三百余乃為之導行前驅其法先經後傳至或執經證傳日可粗通十許篇稍稍純熟其勢洋洋焉翼翼焉如鷙鳥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卒也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共席左右列坐昭穆相從尊卑為位血脈灌注聯絡流通天下大法天地經緯無旁蹊無多岐驅車四達煌煌周道闢如也士中曰樂哉斯言乎余曰未也良農為土田橫縱其畝鋤治七八

往返然後墳壤糜爛而植物滋生焉嗟乎讀書之道亦如此矣而况於窮經乎每夜二鼓盡余眯就睡士中挑燈吟諷尚未已士中樂矣庶幾尊其所聞矣乃語士中就書此言以記尊聞齋不亦宜乎

焦氏廬墓記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澹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

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睽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朝依附權勢假名為公卿郎將即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邪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為

於三綱淪沒九法斁壞之際此為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暢茂可計日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騖於形勢之塗而不知返膠固於刼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澌盡泯滅化為冷灰微塵不復有聞於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領薦於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為當時聞人故余特為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為焦氏作廬墓記者見我國家收拾天下

人材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於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爲之儆懼矣

遊山記　貝瓊

檇李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殳山山由殳道人得名殳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予遊殳山適予被召赴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幸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飲食已帥陳熊陳魯兩

生泊予子翱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殳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氏有冢在山半冢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傴僂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泳波濤中山回路盡有石嶄然壁立者即殳道人尸解處其巔有小石突怒土中類逆筍者有盤亙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謖謖吹人衣耳目爲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

子聞之爲煮茶來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東其塗漸夷有公主墓云宋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山者山視殳山稍卑上建神官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屬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布之噴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予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於赤城天姥哉因觀祠旁古井井深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學仙者洗藥於此或云山僧鑿石以濟三伏之暍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於是矣

日暮下山路益悄或有雞子石磊磊至不容足而山陽王氏巨竹千挺叅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其所近山又有三湖青停黛蓄與天一色錦鳧往來可畫從者艤舟以待翺與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翼日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七里捨舟而塗至紫薇山之陰山赭無草木左右怪石縱横錯布類馳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羣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間如縈蛇蹣跚鼈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祠之下為廣福寺寺建於唐時而飛

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逵公古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惜余所知梓南山者不幸而夭為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遂與古道登樓望海而弱水三萬里之廣究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欄楯也又西過喬笑巖居中闢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所謂天開圖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沒已久弟子道印具茗飲共讀章孝標詩日卓午返酌於半間雲所醢筍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仲謀各賦詩一

解兒子翮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半山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㫄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兵燹之餘朴者不復支蠹者不復易而陶者舍其中摶土爲瓦器然諸浮屠猶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小殿禮古彌櫝佛梵唄之聲雜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即之所書四字在焉古道導余觀辟閭畫龍一驤首躍洪濤中一既升而反顧

怳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番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且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洎桑子才沈復東二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夾水對峙相去可三里許石磴猶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寺曰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浩刧於荒烟野草閒而審食其墓顧況讀書臺錢鏐洗劒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仙人葛洪井歷歲不改其泉甚清汲

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惠崇喝石巖巖深黑可坐三四人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清秋巖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為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撤矣下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豈亦辟世之人與回登絶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北如獅子騰舞者橫山也共憩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而無其時不樂

有其時又有其具有其時又有其具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有其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遂登臨之樂也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也不可以不記

植勤堂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間有大德而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祜也符彦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為比肩同事之人而握兵居重地一旦疑其為變命祜往察動静之跡且欲因而翦之使小人茍利富貴必希㫖附和以誣

其罪惡計吾之得失哉乃以百口保之坐是失官既而
其子文正公相真宗十有八年孫懿敏公在仁宗朝復
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時祐非
私於彥卿實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滅大臣
之過而彥卿免讒構之冤此固有純臣之義矣若秦檜
當國忌賢嫉功盡斥異已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
寅亦幾不免其陰賊慘酷何如邪迺嘆其子不足相副
當燕而罷曾不反求諸已其後卒褫爵廢棄秦氏遂衰

嗚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又如此可為百世之龜監已故君子莫不稱祜不徼近功至檜則皆怒罵欲食其肉然如祜之所存者恒寡而效檜之所為者往往有之豈其性甘為豺虎哉將以天之㝠㝠為不足信也不智甚矣撫之金谿有王熈謙和氏以晉公為法顏其所居之堂曰植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介工部主事彭德脩來謁記故特舉二者論之大抵為善無應則輟而不進此固人之常情勤則始終無間焉

以木觀之封其本而枝盆蕃去其蝨而實可冀葢有出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稔其毒肉未寒而名滅哉覽者宜有所勸是爲記熈荆國文公十世孫讀書好古有長者風爲鄉里所推云

仰高樓記　　朱善

洪武巳未正月善自遼東歸南昌秀士羅德厚館于書樓之上開牕而望之西山屹然於其前其卓絶若中軍大將部伍旗幟整齊嚴肅而不可犯也其靚潔若普陀

觀音冠帶瓔珞尊嚴端正而不可狎也其飛動則矯然龍驤翩然鳳翥翕雄健俊快而不可羈也其變化則霞飛雲斂陽舒陰慘一日之間倏忽晦明而不可測也德厚曰自吾創是樓也旦而笑語焉夕而寢處焉閑居而宴息賓至而觴詠焉無往而不於斯固將托是以終吾身而奚外物之足慕哉請子命之名而遂為之記庶將賴以不朽予曰諾吾將有以成子之志按圖誌西山之高與廬阜等而諸峯競秀環三百餘里其巖洞之幽深泉

石之清美竹箭之茂密草木之靈異琳宮梵宇之相望良田名圃之相屬所蓄之富足以衣被城中十萬之衆其利澤之所及者遠矣抑吾因是有感焉是山之大能與廬阜同其高則斯人之居是邦者獨無與是山同其悠久者乎稽之古人忠節如梅子真高風如徐孺子孝友如黃太史固皆足以敦薄立懦若乃煜然道德之光粹然言行之懿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靡不師法而宗仰之者其惟濂溪周子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高山之可仰也以喻盛德之可懐也景行之可行也以喻大道之可由也夫以是邦城池之壯麗第宅之雄偉人物之富庶挹清光而分爽氣者豈特兹樓為勝而連山疊嶂延屬三百餘里又豈兹樓所能獨專也惟能知盛德之可懐知大道之可由則專兹山之勝者其必在斯人矣吾子其不可務乎德厚曰然其雖不敏請終身服膺焉遂名斯樓曰仰高而為記以遺之

華萼軒記　　吳沈

浦陽鄭氏以孝義聞於天下久矣蓋自冲素處士諱綺者誓子孫以無分居至貞和先生大和已六世矣貞和而下復三世焉先生旣高年碩德子孫又多才俊於是招延名師以訓導之吾友宋景濂氏實往焉景濂一日以書來致其徒淵字仲涵者之辭曰吾兄與弟皆受學於宋先生先生嘗以華萼名吾所居之軒子其有以記之余識陋才譾向曽獲覩義門文録見當世之名公巨卿皆有稱述沈何人而敢廁姓名於其間邪然以仲涵

求之之切雖辭之而不獲也嗚呼常棣之詩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公親遭管蔡之變故其詩也其志切其情哀委曲詳盡千載之下遺音皦然也使天下之人而無人心焉則已如人心未忘者使之謳吟於三復之頃孝弟之思當何如其興起邪善乎蘇洵氏之言曰今之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五倫之中惟兄弟與父子為天合而人生百年亦惟兄弟相與之日最久奈何世之人蔽錙

銖之利害徇陰昵之偏私反視之不如他人之厚也昔先儒之訓詁此詩於常棣之托興有二說其一以為衆華鄂鄂然俱發而光明興兄弟之衆多而和睦也其一以華鄂分喻兄弟華與鄂相覆之光明猶兄及弟相順而榮顯也二說不同而鄭氏之家則兼有其美焉又聞之冲素之四世孫龍遊府君德珪與青田府君德璋兄弟也青田為仇家中傷龍游奮身代之兩人爭欲就死事在宋史孝義傳中嗚呼此則不幸而處乎患難者也

令諸君子乃生太平無事之世家道蕃昌之時有怡怡之美而無患難之嘆何其幸歟其營是軒也蓋以為合族之所朝於斯夕於斯講明於斯燕會於斯籩豆靜嘉琴瑟和雅粲然禮文之有序藹乎恩意之交接信乎舉天下之樂不足以及此也故沈以為詩之次章昔爾之祖既允蹈之而末三章之辭令仲涵兄弟又克踐之然則茲軒之取義也將百世其傳而無斁矣鄭氏之澤其有涯乎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貞和之賢景

濂之教於是益可見矣景濂方以能文見許於時仲涵豈不能求其師之言以為榮而何假於余之區區者哉

京城鐘鼓樓記　　王景

天子之都衆大之地故必渙鴻閎之具以昭天休俾民靡或踰於防古之明王建大中之極樓域之亢爽以樓鐘鼓挈壺氏掌之伺日晷之出内以為晨昏節非欲侈為壯麗大觀也不如是則天紀不脩而大音希聞於遠也國朝混一華夏建都應天據龍阜阻大江拓城萬雉

以鎮服四海皇上維清緝熙德懋周溥以為政令之行自京師始肇建譙樓於皇城之西地當崇岡既亢且陽凡為楹二十又四高若干丈下為馳道上懸巨鏞蒲牢追蠡作其鱗之而鼖晉三八周列於次扶桑啟曙衆革靁動徐疾三止金奏爰作以數節之一百又八聲震天地無遠不格天關以開地户以闢人門以啟崦嵫景昧數亦如之于是戒百司飭羣隷令於衆曰凡興作休偃毋先時亦毋後時敢有不恭罰無赦於戲聖皇恪脩舊

章以為民防天時正於斯人紀脩於斯國容觀於斯建一樓而百度舉其誰敢不飭是宜表天聲於四海而垂則于億萬斯年之永也

復宗忠簡公墓田記

古之有盛德大功於世者其祀典恒與天地相終始非鬼神實司之葢天理在人心不容泯也是以忠臣烈士英風凜凜照灼今古非惟當時慕之而數千載之後能使人感動興發嗟乎生為忠良死為明神理之常也予

見宋忠簡公宗澤墓在鎮江京峴山其墓田林木乾坤
跳踔不遂湮沒若神人扶持之者良可敬也嗚呼國家
之凌遲至靖康之時極矣宋太祖有天下太宗真仁繼
之百五十年涵養生息措國勢如太山磐石自神宗用
王安石國脈潜耗至於徽宗以侈靡促之童貫喪師以
啟邊釁四郊多壘徽欽蒙塵邦昌僭位天理民彝斷喪
無幾惟宗澤起自義兵都總管留康王於磁州差軍衛
南上書勸進高宗即位引兵趨行在帝壯之命知開封

府京城留守宗澤招集義兵得百餘萬山寨効順復數十萬方尅日大舉而病不可起矣嗟夫宋之再造宗澤基之宗澤之生死係中原之存亡宗澤在則義兵至一百八十萬澤亡則義兵盡散澤在則化叛逆為王臣澤亡則王臣變為賊矣是澤之生死係宋之輕重其忠義貫日月心膽裂金石志復宗社而力不逮回鑾之疏二十四上而國賊中沮之感激而死豈其得已哉使澤不死岳飛生存宋之為宋未可知也天朝郡守劉公辰涖

政之初見其墓蕪穢不治墓田為寺僧所侵即奮然復其故物勒石紀功凡歸田四十八畝三分二釐四毫地一十四畝二分七釐六毫草灘一十二畝五分山六十畝六分七釐二毫重命龍華寺僧守之歲奉祠祀作文序其顛末其規模措置頗詳具云邦人復建碑於寺以紀興復之由揚劉公之德且來徵文予謂非宗忠簡公之忠義不能遺丘壟於三百年之後非劉郡守之明昭前烈不能復忠簡公三百年之絶祀雖然是豈人力之

可致哉天相之也夫國家之理亂係於天而人臣之忠義懸於天劉公此舉非天而何故予假天以彰郡守之績以勸世之爲政者知所本云

還牖軒記　劉三吾

都梁生李宣孟昭請于予以其所名與字見質予謂宣昭義問人所通知也宣矣昭矣不知所納約焉明無所從入矣韓昌黎名愈愈之言勝也則字退之以有兼人之能不可無謙退之志也朱文公名熹熹之言火明也

則字晦翁以既從火之明可無韜藏其明之地哉人心無不有所蔽有所通彼蔽而復語之以所蔽愈不通矣必自其所不蔽推而反之心斯悟矣在易坎之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室之暗牖焉本匪所由之明乃室之所以受明也右象坤為闔戶坎艮為穴穴其戶牖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四用五之所明而以一尊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自納于君納之不自户而自牖者避其所蔽而就其所通者為之説也如漢祖愛戚姬將

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非不爭嫡庶之義非不明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上素知其賢而不能致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之易左師觸龍于趙太后所愛少子不令質齊亦其所蔽於私愛也觸龍知其所明在使之長久富貴一言而聽之如響教人者可不自其所明而入之哉生知所以宣昭又知所以納約自牖則學得所入而蔽有所通矣故因其見質也爲名其軒以還牖蓋欲其於宣昭之明

而得所以納約自牖之地焉或曰茲義也非釋氏所謂壅還墻壁明還戶牖者乎曰彼以通塞之常言此不主塞主其通而言語若同而義實異也

宜隱軒記　　方希古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邪即草封事詣丞相顧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

相何問馬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辯說天下
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
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
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
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
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
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
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

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于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螾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鬬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為宰而短於治劇黄霸治郡則宜而為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為聖賢之學者修之

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為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寔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玆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

繡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禄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産同釜鬵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為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

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為可行而各以其意

之所便時之所習為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
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
求其本以為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
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
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
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
馭曰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
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

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
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
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
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蠭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
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致其道德於
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
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
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

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為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茍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明文衡卷三十二

明文衡卷三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記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禄西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

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衆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閔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僰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宫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爾瑪衆政喻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後裔遷徙朔漠者遣侍

郎托克托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刼以危言必欲殺我
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絶於我朝廼匿先公於民
間托克托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
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托克托
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
如爝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
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
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

全之乃托克托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
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
遂遇害時為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爂人以此日為
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爾
瑪既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即日舁至地藏寺
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
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
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

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閙市人競來至問中有索諾木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爾瑪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前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恂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

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埜所者因姑設次為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畫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紞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寛寛逹爾瑪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曽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寛三月十日寛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逹爾瑪己

使瑩於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壠自國兵来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薦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中後因托克托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逵爾瑪録本藏于家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髙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鎦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為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

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令幕所惟鋕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為書招鋕十一日鋕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絶句遂導至鄂爾多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壙地仍設次為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

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毓欲訪求遺殖歸塟先
壟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
不足以贖其辜他日何面目見先公於九泉哉擗踊之
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
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潞州廟學記　孔克表

惟潞州古上黨之域盤據太行抗勢高爽為天下樞自
昔號重地其俗尚樸儉其民力本喜文學州治南四里

為孔子廟左為學元始建國州倅崔豊始經營之至元十二年乙亥知州事陳伯福繕葺而增廣之至正之季時丁用兵弗遑文教之事廟與學俱圮不治皇明受命萬世底寧乃具設教條置師弟子員用脩學校之政郡邑奉宣德意罔敢弗欽洪武七年夏五月同知潞州事張侯寔來祗謁廟下惕然曰正化之行繫學校是基而宗祀孔子者寔教之所自出也故制下窄且多撓敗甚弗稱崇重之意盍亟圖之衆皆曰然第瘡痍甫平公私

膠轕幸少假馬旣二年會蠲租令下民用以裕侯詢諸
判官馬侯吏目王均曁鄉之耆艾僉以爲可於是伐鉅
材琢貞石裒集衆工盡撤其舊而更構之中爲殿八閒
象厥正配以及十哲左右廡各二十四閒繪從祀羣弟
子及歷代先儒于壁兩廡之端立屋六閒闢中東西門
而樹戟于其外門之南對峙齋宿之廬合十二閒又南
作高門三以應靈星廟之東別築論堂以爲講肄之地
直齋翼如學徒而處櫓樓屹如書冊是庋都爲閒復四

十又四至于庾食之室烹餁之所敎官講師之居止前後布列靡不完固繚以周垣徑以脩術甃以瓴甋塗以堊丹恤然靚深廓然宏敞經始於四月辛丑訖功於九月丙寅落成之日侯率寮寀儒師行釋奠禮旣而合宴于堂鄉老寓公屬縣之吏逢掖之士咸大和會咄唶而相謂曰洋洋乎盛哉古者建國君民敎學為先侯其知先務乎非有述焉將何以考引侯德而掖民於道也乃相與謁辭刻諸石克表惟禮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

秋冬亦如之當是時學者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適所宗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仁義禮樂之教垂於萬世之遠通祀于學於禮宜矣朝廷釐定祀典凡廟食之神溢名僭號一旦刋削惟孔子謚爵仍其故所以崇聖道正人心而植世教也邦之人士入學皷篋當淬勵刮劘以克廣其德業退而家居爲良士君子焉出而世用爲名公卿大夫焉誠如是不惟無負於國家而侯之志亦庶乎其遂矣不然羣狎朋嬉廩粟

是耗憯不知明體適用之要又豈侯之所望哉侯名三同字大亨世居阜城家于吳初舉進士擢白水縣令治最諸邑佐州再朞其行事槩可稱述獨此關於治體尤大云

皆山軒記　　胡廣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羣牧之政聖天子蒞阼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家子魁傑負才氣擢為太僕寺丞治事有法率以古之君子

期待不肯爲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尤好學於公退之暇即賦詩寫畫自娛嘗於官署之偏築室數楹爲宴休之所引釀泉爲渠紆流于外舉目而望則豐山琅琊諸峯環列遠近發奇吐秀隱見於煙雲杳靄間而朝暮之景變化無窮乃取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爲記滁之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公爲守於滁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顧望清流之關思宋太祖嘗破李景兵

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求其迹盖百年之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也滁人盖未必知之而公與之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滁非可同於昔日我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帝業呼吸雷動羣策響應英雄蕩滅滁碶百年舊染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為用武之鄉今為邦畿千里

之地而凡得以居其閒者顧瞻山川仰思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況草木雲霞蔚葱炷爛五色之氣凝為龍文結為鳳彩霓旌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漠乎其微矣又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覩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太祖功德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賴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侯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熙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之者宜何如也

予知侯之脩其徳而勤其職思以報夫國家生育之深仁庶幾侯之心剏侯之父兄皆攀鱗附翼以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異時忠孝之名有所聞焉則是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遭逢之盛是以惓惓焉為侯道之也

遊陽山記

永樂三年秋八月皇帝因建碑孝陵斵石于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竒濶不及長者三之

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璺廷臣往觀之且相其
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臣往
觀於是學士觧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已未
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鋪外人家夾道連續而
居閭閻有市肆直抵滄波門門外隅平疇山巒聯起伏即
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遠近暎帶耕夫饁婦
横縱隴畝有刈禾黍者有登禾黍于塲者有挽車以載
者有汲以灌畦者有雜草萊者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

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疇曠野見此一舟亦自竒絶水之上有古石橋頽其半石墮塞橋下人取便從下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北有土溝問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就以疏牆内流水由拒馬牆折北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紉孜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

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坂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少折而南予將循坂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市東山麓度拗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茇數百餘間以舍趨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步許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甓之以為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予足力稍疲倦心急欲

觀之雖疲亦趨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嘆息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嶢巖不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磬頭者窅窊者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余將俯觀心掉股栗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於

煙霏霧靄闇沓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葉丞相墓按金陵志葉祖洽墓在宣義鄉即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于真州奉勅塟此蓋葉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于天際秀立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葱結爲龍文散爲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過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

沿澗上兩傍皆松柏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刱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木枯朽其旁枝復拱把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水蒲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鉤衣以手搴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凉寂無人語但

聞蛩鳴唧唧窓外落葉摵摵作聲余久不能寐地志云
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
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
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于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
諸名公品題并宋𨔵篆書金剛經觀之至暮而還廣自
惟以匪才際遇明時荷聖天子寵眷置于侍從優游禁
闥無所裨益夙夜悚懼況敢為暇逸之事乎屬聖天子
致孝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量其制作不敢以

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徜徉於山水之閒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明文衡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三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

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游隱溪乗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歳素髪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

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茗盌飲
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
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
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
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
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
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
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

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於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絶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糁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嘅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絶詩一首道

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别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晩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

恭宿别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録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没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邪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

廷試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羣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與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此皇上嗣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什四著為令葢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

有之寔自今始禮部尚書臣濙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剏今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為榮者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録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為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

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朝之令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于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興三百年其民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已任

蓋至於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凜然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邺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于滁既復起歴践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昔公

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公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琊山問醉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

其從臣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御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公所為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泉疏導加石甃焉百費所需不出于公而加於舊規於是滁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詠

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名公布政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况公嘗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為此滁人所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名進字孝禮天台人發身科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遷太僕卿於滁豈弟敦厚明建大體所至為所當為以賢能稱相斯舉者太僕少卿蘇賓龐塤丞楊文達孫嵩

宋載劉璧主簿舒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瑩處也世傳既瑩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竒詭葢晉王珣及弟珉之别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

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其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盖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

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録闡教止庵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禄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

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髙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趨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壊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鼔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絶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

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絶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嘅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聚奎堂記

宣德二年春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得故廨宇於長安門之南而修葺之周垣數百步凡屋四楹制度簡樸梁柱不斲編葦覆茅塗塈潔素

間而三之其中為堂高明靚深南楹北户疏暢洞達東西二室左備偃休西庋圖史庖湢具於兩序卉木之秀環列前後四顧虛曠埃壒之影車馬之音邈不及究然郊郭之外高人逸士之所棲託也置僮奴數人酒壺茶竈與凡奉賓客之物恒具公之意蓋將朝退之暇及其寮家游息於此以適夫蕭散之趣也既成會上臨軒策士其第一甲三人皆授職翰林馬愉脩撰杜寧謝璉皆編修於是館閣諸賢相與置酒堂中為三人賀主獻賓

酬觴行甚樂有言于列者曰斯會斯堂誠稱古之人名其居蓋有因事而志喜者請名堂曰聚奎何如衆皆曰然少傅公屬予為記衆皆為詩夫奎西方之宿十六星與壁相比談天者類曰奎壁主文章而圖書秘府也今則吾徒之職守在焉國家選賢非一途而進士科為重自洪武辛亥至今五十有七年臨軒策士十有六所得士之賢者濟濟中外有光政治之任而擢承明著作之庭者又皆當時之極選也今聖明在上丕闡文化斯民

生遂四境晏然太平盛致也吾徒得以閒暇宴適於此千載幸遇上之賜固士君子所不能忘而升斯堂也於少傅公之所以自致亦未可忽哉公自登高科歷事列聖幾三十年未嘗一日不在天子左右其文學才猷所以裨益聖治者愈久而愈勤故天寵愈進而愈厚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少傅公有焉然則公祿爵之進尚未已也而凡在此者有心公之心將繼起而光大亦未已也三年一大比賢才之出當益盛則相與如今日之

宴聚斯堂亦未已也吾雖老尚屢見之哉

溧陽縣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岀於歷代所加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于令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即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戾於孔氏者所以揆前聖之

大中而垂永代之鴻範也皇上繼承大統益崇孔子之道以治教天下親幸太學行釋奠禮又詔有司治曲阜廟蓋自漢以來崇禮先師極盛於今日矣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聖人之心也由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

道尊且大而況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嚮慕興起為何如哉溧陽縣故為州有廟學元季燬於兵國初林公慶知州事乃新作之垂五十年矣禮殿弊壞教諭梁本之始至謁先師顧瞻惕然懼無以安明靈副德意於是積俸廩節百費以謀更新而訓導陳余適來議益克協乃白之縣令丞皆曰此吾職也敢不竭力以相縣民耆老聞之又皆曰此非以圖善吾民乎柰何吾坐視自逸即皆自言願有助也本之以其情言於朝從之於

是自某以下各隨力出私帑作大成殿若干楹易故以新工良材堅高敞宏麗加于舊規又新作夫子四配十哲像踰年以成由是歲春秋邑長貳學官諸生奉詔行禮對越有嚴秉虔將事罔或踰越退而斂焉敬脩所學以求無怍於古聖賢將上以光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諸生來請書其成夫受命有政教之寄而能究知本原之意相與殫力一心不費於公不勞於衆以底成功可為不忝而為民父母於斯舉奮起

趨事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王化之被矣皆可書也是役也肇於永樂庚寅某月明年六月竣事經始者本之垂戚以家艱去代本之者陳余及訓導某皆與相力故具書之其耆民之與力者若干人書之碑陰嗚呼後之受政敎之寄於斯為民之父兄於斯者可以觀矣

明文衡卷三十四

明文衡卷三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記

重修河南程氏三先生墓祠記　楊榮

凡先賢所當祀而祀之禮也立祠於墓以祀者禮從義起者也祠久而債債債而興者常也常則不書而書者大復故也河洛於天地之中扶輿清淑之所鍾賢哲之生

自昔林林而盛矣然莫盛於宋程氏父子三先生者程氏世居嵩之陸渾三先生卒俱葬洛陽縣之府店保遺墓至今具存墓側有祠後人以為享嘗之所歷歲滋久洊罹兵燹向之隆者夷壯者敝茂營宿莽一視蕩然誠當道者所宜究心也錢塘周鑑自郎署出參藩政歷是邦覩之慨然即有志於興復第縻於職務弗果宣德辛亥春皇上圖宏化理重惟古昔聖賢之道乃頒明詔凡天下郡縣有先聖先賢祠墓在者所司宜以時修葺毋

就于廞鑑祇承徳意樂以斯事自任遂以其秋行郡道經嵩邑抵程氏故居得其十六代孫曰子中者與同詣墓所雖去荒穢辨正方位先捐己俸為倡河南守鄭城李驥及屬邑令佐亦以其俸助之遂召工計資凡所需之物則取於近邑所宜產戒以期輸集無敢緩者以是年某月日之吉興工工能材良需用咸足於某月日告成垣墉棟宇皆復舊規封築堅厚樹植繁密凡所供設之器莫不畢具以某月日立開國公神主於祠之中以

明道伊川二先生侑食依故制也復子中家俾守祠事
遂率郡屬祗奠焉奠已諗于衆曰惟是三先生之墓自
宋至今餘三百載其間興廢者幾漫不可知顧念吾徒
誦其遺言服其遺訓用底有位茲得奉明詔以周旋執
事於故丘之間幸爾記事要不可無書雖墓間之石著
當時銘表在無庸重述而祠之興作歳月不有誌之將
何以示後衆皆曰然鑑比以公務來北京屬禮部郎中
兼翰林侍書蔣暉請予記其事予惟道統之傳自吾夫

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集其大成而不得位以行於天下遂私淑於其徒然在當時惟顏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沒其道無傳寥寥千百載間不絕如綫迨宋之興文運斯振而明道伊川二先生出孟氏之傳乃續而其學之所自實本濂溪周元公茂叔方元公司理南安時開國攝通守事知其賢深與友善因遣二先生從學卒能以其道倡天下傳於後世人至于今賴之是二先生之功當

不在孟子下也宋季臨卭魏華父氏拳拳以二先生易名為請遂定謚伯曰純公叔曰正公皆得從祀先聖廟庭此天下之通祀也天下通祀則墓祠不立可也而墓又有祠蓋墓祠則猶廟祭一家之私祀也通祀以道統之傳惟二先生得與其列私祀則推其所自出而開國公擇師敎子之賢是不可泯也揆之於禮殆亦弗畔矣夫然則祠之廢興歲月其誌之也宜嘉鑑之能知所重因其請謹為之記

書畫船記

黃淮

陸乘車輿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兩制四十餘年旦入禁垣侍帷幄薄暮還署閒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蓋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覲泝江入淮以達于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屏處先壠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偪仄編竹為蓬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裴槃二子以余齒髙力衰舟

輕劣不足以濟顛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牖兩傍以便覩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燕息後闢行厨可以供茗飲為余慮甚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舸曰書畫船至今以為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為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況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思謫官遠涉觸鮫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羡夫逃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㩊席一日千里自

顧有所未暇余也旣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徜徉乎近境岸草汀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耳目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朋布奕傳觴賡酬笑謔視彼傲然㧞席孰優孰劣向非得請而歸乘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上之賜也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蕭山魏氏祠堂記

古者家廟之制大夫三廟二壇適士以下各有差等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享止考妣而已後世廟制非有命不得立是不獨庶士庶人之無廟也夫禮緣乎人情而起之以義所以報本反始者也喪服工至高祖而享有所不及豈孝子慈孫之意哉於是司馬文正公河南程夫子相繼詳定始以高曾祖禰祭於影堂紫陽朱夫子又畧加損益為祠堂之制著於家禮而後孝子慈孫始

得有以致其情也國朝列其書於性理大全爲萬世不刋之典其嘉惠斯人之意盛矣哉吏部侍郎魏驥仲房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世祖文昌宋江淮制置司制幹扈蹕至臨安遂家焉高祖有聲元常德路判官曾祖應臨平務副使祖毅廣東鹽課司提舉父伯雅洪武初仕至寶鈔提舉司都監以子貴累贈吏部考功員外郎叔父希哲工髙知縣再徙蕭山驥實其子嗣伯父都監公後於序次爲宗嫡爰即其所居構祠堂若干楹祀髙曾祖

禰位次儀度一依家禮又别為一室設二龕一奉自固始遷錢塘遷蕭山之祖倣祭先祖之義立春及忌日出其主祭於正寢易世不遷使子孫知世業所從來馳書徵文為記余惟家廟廢而祠堂作經三大儒而制始定緣情以審義因義以起禮厚而不失為僭驥於四代之外增祀始遷之祖此又情之至義之盡報本反始之道備矣雖然禮有本有文規制儀等禮之文也誠敬禮之本也祖宗之於子孫一氣之流通誠有不存則氣暴志

驕心神飛越與祖宗精爽判然不相關乃欲備儀文行虛禮感應於俄頃難矣哉𬭯嘗爲太常博士陞亞御存誠事神講之明行之習其於祀先也宜無間然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子孫孫盍思纘承於無窮焉

松江府濟農倉記　　胡儼

民者國之本農所以養民也昔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穀後世人名耕者爲農農本濟民令曰濟農何也民農一耳食者民而耕者農四民之業食者衆而耕者貧耕

者貧不有以濟之則民何由得其養哉為政者孰不欲濟農然得其道者鮮得其道而農獲其濟者今吾於吳松之為政者見之矣松之為郡所統者華亭上海二縣其地不過二百里而田賦百二十餘萬石視他郡為特重每歲春夏農之貧者必舉債而後能力作幸而有秋則先償私貸然後及公賦公私既輸而農則貧矣農貧復假貸或鬻子女或棄本業日殫月削積貧至困如火銷膏不獲其所者可勝言哉保定趙侯豫來為郡守深

以為憂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郡趙侯白其事周公默識之然郡無宿積愛莫能施宣德七年秋東吳歲稔會朝廷命下平糴勸分以備賑䘏於是周公乃與趙侯協謀而力行之得米六萬石分貯於華亭上海名其倉曰濟農明年歲祲松江饑民二十餘萬計口者五十萬餘乃盡發所儲以賑之民乃獲濟周公復思廣為之備乃下令瀕水立場凡輸賦者民自發運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輸減三之一公又與趙侯謀曰郡歲徵

北京將帥祿俸轉輸南京給之計其所費每米六斗致一石彼能受於南京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便且以省費之米儲濟農倉農可無憂矣趙侯曰善非公莫能為也遂言于朝而松江得省米十五萬石并以各場之贏及平糴所貯凡二十一萬餘石公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損負者及築堤防而力役者亦借給之民不失所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戶部以聞如其請下松江廣二縣之倉以貯焉其帳籍出納則擇官之

廪能與其民之賢者掌之每春夏之交施散以時斂必以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畫可謂勤恤民隱經綸變通與民宜之者也踰二年郡又旱大發農倉以賑貸而民不知饑乃相率詣趙侯請曰吾民往時歲豐猶窘衣食者迫于債負也今遇亟荒得免饑阻不至流殍此實周公之惠我公協賛之力也茍得文字載之貞石以傳世示後則二公之良法美意吾民永有賴焉趙侯于是屬前翰林編修郡人楊琪寓書以耆民杜宗桓所述本

末請為之記噫余昔以文事仕于其土者於今四十九年矣於其父兄子弟固不能忘情而侍郎周公又余故人重以趙侯之請豈得無言也哉周官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其一曰散利散利貸種也洪範八政總之曰農曰農厚生也農倉之設豈非貸種厚生之遺意乎其與常平義倉同一養民而尤切者也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而君子為政以恤民為報國二公之事皆可書余故史官也用著其實以告來者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為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粤自先朝偉著德望曁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庶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為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

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甓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裒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甓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厨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

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歴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爲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

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為記

清白軒記　　梁潛

雲南按察僉事茹良玉取漢太尉楊震所以遺其子孫者名其軒曰清白良玉世本于晉陽人自元末客蜀之巴縣久不能歸遂家焉其地在巴渝之間今重慶府屬邑也重慶昔者為明氏僭竊之都也巴蜀之水至於此而合下為三峽千餘里而後出夷陵其壯且險天下莫

之過也予嘗道經其地覽其山川因訪其遺老葢太祖
皇帝之定四方也最後乃取蜀方其用兵時一自漢中
入取成都一自夷陵攻瞿塘成都既潰瞿塘亦披靡不
支遂直搗重慶明氏君臣既繫頸出降而兵馬糧餉府
藏之貨財遠近屬邑悉封上于有司其地未盡煩兵戈
故其民至今號爲富完其學者習于禮義才充而氣完
仕於時往往致通顯者此豈獨其山川之高深致然也
亦其安集富完之餘遭逢太平之盛加以詩書之涵養

而風流遺俗之未泯者因得薰其化而致顯榮於時其材之成有自來也哉良玉蔚然有令學者之文詞而介然以古君子清拔之操自厲覩其所以名軒而想其意氣之偉出豈不賢矣哉而豈獨如是而止也定其志而不遷克其所守而不可奪則見之於事業者固將赫然照耀其山川無窮也則其所謂清白者又何以異乎昔之人所云邪予自去蜀以來京師往還兩都忽忽幾二十年志氣之衰耗甚矣然猶常時想望其山川而思見

其士之志節蓋其去之已久而與之接者益少聞良玉之介且潔而又居乎風紀之任足以行乎其志其可愛也夫其可尚也夫良玉以求予記因為本其山川習俗之故以記其軒

藍谿書屋記

鄭絹

古之為士者其始皆學於家而後進而用於國故三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至於國學則其材已成而非黨庠術序之所事者矣其於學也凡詩書

禮樂之教非徒誦其文通其辭習其升降俯仰之容識其鏗鏘綴兆之節而已所以和其心志正其容體晝格物致知之功以極夫盡性至命之妙大而窮天地該古今微而起居食息一動一静莫不有則是以非僻之干慢易之氣無自而入焉古之學者蓋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後之學者則異於是矣誦習其文辭而或不能精察夫義理考識其名物而或不見於實用則所謂詩書禮樂者亦徒惟其虛文而已矣又其甚者講習之不聞

而惟口耳之是務涉其流而不窮其源採其華而不究其實載籍雖具目不常睹而曰吾儒者吾儒者此豈不過哉其所以不及於古人良以此也夫士學而不如古而欲求夫材之大成不亦難矣哉此予所以常爲之深慨也新淦饒章俊民居於藍溪之上讀書爲學銳然有志已而爲邑之諸生以其成業入貢于太學乃藏書於家而命之曰藍溪書屋又恐其久而忘之也來求余文以爲記予惟俊民少學於家力勤其業既以窺探六籍

之文遂及于成而進之太學其所得者不少矣因其所已得而不敢忘其所自取其遺書藏之以俟其後人其志之所存心之所在異於人也亦遠矣予既慨夫古今為學之得失以為士習之卑陋無以自進於高明而不能如古人之所成卓然特見於世也故因俊民之求予之文而并書以記之俾未來者之或有所警發於斯焉

清足軒記　陳繼

荆石上人生秀朗少有出塵志長薙髮而從蘊庵禪師

求佛道甚力所居無長物惟設熏爐茶具經函席几庭下植竹百餘竿凉陰幢幢虛籟淙淙風回露晞蒼雪飄拂衣袂上人方定起笑歌其間俯仰宇宙視其久遠而若一瞬息廓然其中無一物之染著不知身之處埃壒乎而與羣有之相汨汨也因名其居之軒曰清足予過而問之大雄氏之教以身世皆為幻其謂幻者幻所有為上人何勤於有為而樂乎幻也且清者潔也足者無慊之謂也潔其心而無慊于中斯清足也何假乎名潔

其行而無憮於德斯清足也何章乎有潔其居而無憮於適斯清足也何託乎寓假乎名章乎有託乎寓者詭於幻而幻之工人欲幻於是之為乎將偶於是而之為乎工人曰子之言理固有吾之所求者然吾之謂清足者以水本清徽汙濁之其濁之者非水之性也水失其性水而不足為水矣人性亦然性無不善欲累刻之其善斯不全善之不全性失之矣人失其性人而不足為人也人性不失猶水之清清斯足其性矣吾之名吾軒

者豈樂幻而為哉將以警吾內而不囿於幻也所為求吾為者必自有為始吾故以是為之余聞而善之意上人讀吾書知性之喻而不膠於其徒之說故錄為記以歸之噫人性之善工人果識其用也歟

諸葛武侯祠記

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于此舊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庳乃下有司克廣之又

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亦日就頹毀前之為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除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況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四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

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力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爲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堂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馬正倫旣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跽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嘆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於是桓圭以書求京

師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為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説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秉禮義徇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為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脇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為者無非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迨華歆之計遂李伏之説行而三綱絶矣當是時莫有非之者雖吳國多賢亦委曲順從之

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歸獨武侯奮起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為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為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祀之可也且嘗游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尚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敬焉蓋宜矣然今之為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

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誠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為監察御史以恭儉慎静知名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故為文俾刻諸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

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為之記蓋
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
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為白雲禪寺世
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
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
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經畧公選將練兵築城
寨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徠屬羌恩信大洽決
策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

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絶宣和間守文虛中為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㣲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為題其牓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牓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

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馬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于蘇而監察御史劉君甄劉君仕昌鄭君顒皆以事莅馬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兹廟因相與嘆曰公之德業著于當時傳于天下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

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盡力規畫處置凡鄞邑之令佐皆以資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爲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爲碑亭前作大門牓曰勑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閣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爲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爲心者也以天下爲心則人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

當如是邪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克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資來助者其姓氏皆載之碑陰

明文衡卷三十五